復性書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復性書
作者：李翺

上

人之所以為聖人者，性也；人之所以惑其性者，情也。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愛、惡、欲，七者皆情之所為也，情既昏，性斯匿矣；非性之過也，七者循環而交來，故性不能充也。水之渾也，其流不清；火之煙也，其光不明；非水、火清明之過，沙不渾，流斯清矣；煙不鬱，光斯明矣；情不作，性斯充矣。

性與情不相無也，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，是情由性而生；情不自情，因性而情；性不自性，由情以明。性者，天之命也，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；情者，性之動也，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。

聖人者豈無其情耶？聖人者，寂然不動，不往而到，不言而神，不耀而光，制作參乎天地，變化合乎陰陽，雖有情也，未嘗有情也。然則百姓者豈無性耶？百姓之性，與聖人之性弗差也，雖然情之所昏，交相攻伐，未始有窮，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。

火之潛於山、石、林、木之中，非不火也；江、河、淮、濟之未流而潛於山，非不泉也；石不敲，木不磨，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；泉之源弗疏，則不能為江、為河、為淮、為濟，東匯大壑，浩浩蕩蕩，為弗測之深；情之動靜弗息，則不能復其性，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。

故聖人者，人之先覺者也。覺則明，否則惑，惑則昏，明與昏謂之不同；明與昏，性本無有，則同與不同，二皆離矣。夫明者所以對昏，昏既滅，則明亦不立矣。

是故誠者，聖人性之也；寂然不動，廣大清明，照乎天地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行止語

默，無不處於極也。復其性者，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，不已則能歸其源矣。

《易》曰：「夫聖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時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；先天而天不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，天且勿違，而況於人乎？況於鬼神乎？」此非自外得者也，能盡其性而已矣。子思曰：「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其次致曲；曲能有誠，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，惟天下至誠為能化。」聖人知人之性皆善，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，故制禮以節之，作樂以和之；安於和樂，樂之本也；動而中禮，禮之本也；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，行步則聞佩玉之音，無故不廢琴瑟，視、聽、言、行，循禮法而動，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。

道者，至誠而不息者也；至誠而不息則虛，虛而不息則明，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；非他也，此盡性命之道也。哀哉！人皆可以及乎此，莫之止而不為也，不亦惑耶？

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，顏子得之，拳拳不失，不遠而復，其心三月不違仁；子曰：「回也，其庶乎！屢空。」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，一息耳，非力不能也，短命而死故也。其餘升堂者，蓋皆傳也，一氣之所養，一雨之所膏，而得之者各有淺深，不必均也。子路之死也，石乞、孟黶以戈擊之，斷纓，子路曰：「君子死，冠不免。」結纓而死；由非好勇而無懼也，其心寂然不動故也。曾子之死也曰：「吾何求焉？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！」此正性命之言也。

子思，仲尼之孫，得其祖之道，述《中庸》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；軻曰：「我四十不動心。」軻之門人達者，公孫丑、萬章之徒蓋傳之矣；遭秦滅書，《中庸》之不焚者，一篇存焉，於是此道廢缺，其教授者，惟節文、章句、威儀、擊劍之術相師焉，性命之源，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。

道之極於剝也必復，吾豈復之時耶？吾自六歲讀書，但為詞句之學；志於道者四年矣，與人言之，未嘗有是我者也。南觀濤江，入於越，而吳郡陸慘存焉，與之言之，陸慘曰：「子之言，尼父之心也；東方如有聖人焉，不出乎此也；南方如有聖人焉，亦不出乎此也；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！」於戲！性命之書雖存，學者莫能明是，故皆入於莊、列、老、釋，不知者謂夫子之徒，不足以窮性命之道，信之者皆是也。有問於我，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，遂書於書，以開誠明之源，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，幾可以傳於時，命曰：

＜復性書＞，以理其心，以傳乎其人。於戲！夫子復生，不廢吾言矣。

中

或問曰：「人之昏也久矣，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，敢問其方？」

曰：「弗思弗慮，情則不生；情既不生，乃為正思；正思者，無慮無思也。＜易＞曰：『天下何思何慮』。又曰：『閑邪存其誠』。＜詩＞曰：『思無邪』。曰：『已矣乎』。曰：『未也』。此齋戒其心者也，猶未離於靜焉；有靜必有動，有動必有靜，動靜不息，是乃情也。＜易＞曰：『吉凶悔吝，生於動者也。』焉能復其性耶？」

曰：「如之何？」

曰：「方靜之時，知心無思者，是齋戒也；知本無有思，動靜皆離，寂然不動者，是至誠也。＜中庸＞

曰：『誠則明矣。』＜易＞曰：『天下之動，貞夫一者也。』」

問曰：「不慮不思之時，物格於外，情應於內，如之何而可止也？以情止情，其可乎？」

曰：「情者，性之邪也，知其為邪，邪本無有，心寂然不動，邪思自息，惟性明照，邪何所生？如以情止情，是乃大情也；情互相止，其有已乎？＜易＞曰：『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！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也。』＜易＞曰：『不遠復，無祗悔，元吉。』」

問曰：「本無有思，動靜皆離；然則聲之來也，其不聞乎？物之形也，其不見乎？」

曰：「不睹不聞，是非人也；視聽昭昭，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。無不知也，無弗為也，其心寂然，光照天地，是誠之明也。＜大學＞曰：『致知在格物』。《易》曰：『易無思也，無為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與於此？』」

曰：「敢問『致知在格物』，何謂也？」

曰：「物者，萬物也；格者，來也，至也；物至之時，其心昭昭然，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，是致知也，是知之至也。知至故意誠，意誠故心正，心正故身修，身修而家齊，家齊而國理，國理而天下平；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。＜易＞曰：『與天地相似，故不違；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，故不過；旁行而不流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；安土敦乎仁，故能愛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，故神無方而易無體』，『一陰一陽之謂道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曰：「生為我說《中庸》。」

曰：「不出乎前矣。」

曰：「我未明也，敢問何謂『天命之謂性』？」

曰：「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性者，天之命也。」

（曰）：「率性之謂道，何謂也？」

曰：「率，循也；循其源而反其性者，道也；道也者，至誠也；至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者，定也，不動也。」

（曰）：『修道之謂教』何謂也？

故曰：「『誠之者，人之道也；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』修是道而歸其本者，明也；教也者，則可以教天下矣；顏子其人也。『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』；說者曰：『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』；動則遠矣，非道也；變化無方，未始離於不動故也。『是以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獨也』。說者曰：『不睹之睹，見莫大焉；不聞之聞，聞莫甚焉』；其心一動，是不睹之睹，不聞之聞也，其復之不遠矣，『故君子慎其獨』；慎其獨者，守其中也。」

問曰：「昔之註解＜中庸＞者，與生之言皆不同，何也？」

曰：「彼以事解者也，我以心通者也。」

曰：「彼亦通於心乎？」

曰：「吾不知也。」

曰：「如生之言，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？」

曰：「十年櫌之，一日止之，而求至焉，是孟子所謂『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』，甚哉！止而不息必誠，誠而不息則明，明與誠，終歲不違，則能終身矣。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，則可以希於至矣。故＜中庸＞曰：『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；博厚所以載物也，高明所以覆物也，悠久所以成物也；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無疆；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為而成；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。』」

問曰：「凡人之性，猶聖人之性歟？」

曰：「桀、紂之性，猶堯、舜之性也；其所以不睹其性者，嗜欲好惡之所昏也，非性之罪也。」

曰：「為不善者，非性耶？」

曰：「非也，乃情所為也，情有善有不善，而性無不善焉；《孟子》曰：『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；夫水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顙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，是豈水之性哉？』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；人之性皆善，其不善亦猶是也。」

問曰：「堯、舜豈不有情耶？」

曰：「聖人至誠而已矣。堯、舜之舉十六相，非喜也；流共工、放驩兜、殛鯀、竄三苗，非怒也，中於節而已矣；其所以皆中節者，設教於天下故也。《易》曰：『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為乎？』《中庸》曰：『喜、怒、哀、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；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』《易》曰：『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；唯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；唯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』聖人之謂也。」

問曰：「人之性，猶聖人之性，嗜欲愛憎之心，何因而生也？」

曰：「情者，妄也，邪也，邪與妄則無所因矣，妄情滅息，本性清明，周流六虛，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。《易》曰：『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。』《論語》曰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』能正性命故也。」

問曰：「情之所昏，性即滅矣，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？」

曰：「水之性清澈，其渾之者沙泥也；方其渾也，性豈遂無有耶？久而不動，沙泥自沉；清明之性鑒於天地，非自外來也；故其渾也，性本勿失；及其復也，性亦不生；人之性，亦猶水之性也。」

問曰：「人之性，本皆善而邪情昏焉；敢問聖人之性，將復為嗜欲所渾乎？」

曰：「不復渾矣！情本邪也、妄也，邪妄無因，人不能復；聖人既復其性矣，知情之為邪；邪既為明所覺矣，覺則無邪，邪何由生也？伊尹曰：『天之道，以先知覺後知，先覺覺後覺者也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，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；非予覺之而誰也？』如將復為嗜欲所渾，是尚不自覺者也，而況能覺後人乎？」

曰：「敢問死何所之耶？」

曰：「聖人之所明書於策者也，《易》曰：『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；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』斯盡之矣。子曰：『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』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，則可以盡其生之道；生之道既盡，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。此非所急也，子修之不息，其自知之，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。」

下

晝而作，夕而休者，凡人也。作乎作者，與萬物皆作；休乎休者，與萬物皆休。吾則不類于凡人。晝無所作，夕無所休。作非吾作也，作有物；休非吾休也，休有物。作邪？休邪？二者離而不存。予之所存者，終不亡且離也。

人之不力于道者，昏不思也。天地之間，萬物生焉。人之於萬物，一物也，其所以異於

禽獸蟲魚者，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？受一氣而成其形，一為物，而一為人，得之甚難也。生乎世，又非深長之年也。以非深長之年，行甚難得之身，而不專專于大道，肆其心之所為，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。昏而不思，其昏也，終不明矣。

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，思十九年時，如朝日也；思九年時，亦如朝日也。人之受命，其長者不過七十、八十、九十年，百年者則稀矣。當百年之時，而視乎九年時也，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，遠近其能大相懸邪？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？然則人之生也，雖享百年，若雷電之驚相激也，若風之飄而旋也，可知耳矣，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！故吾之終日誌于道德，猶懼未及也。彼肆其心之所為者，獨何人邪？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